

漢

書

七





刑法志第三

班固

漢書二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古曰宵義

與肖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懷五常之性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

信聰明精粹

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

有生之最靈者也

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

師古曰者讀曰嗜

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仁智而不恃

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群

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

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師古曰洪範周

書也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

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

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慙之性師古

曰躬謂身親有之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

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

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大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

之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虞夏書各縣莫言之辭也秩敘也言

有禮者天則進敘之  
有罪者天則討治之  
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

軍  
嘉  
因天討而作五刑  
師古曰其說在下也  
大刑用甲兵  
張晏曰以六師誅暴

亂  
其次用斧鉞  
韋昭曰鉞斬刑也  
中刑用刀鋸  
韋昭曰刀割鉞刑鋸刑也  
其次

用鑕鑿  
韋昭曰鑕鑿刑也鑿黥刑也師古曰鑕鑿去其體骨也鑕音子端反鑿音頻忍反  
薄刑用

鞭扑  
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  
大者陳諸原野  
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  
小者致

之市朝  
應劭曰大夫已上尸諸朝士已下尸諸市  
其所繇來者上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

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三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

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具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

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  
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襄秉政作室顓頊伐之本主

水官因為水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龍其次下亦同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

謹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謹兜于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師古曰謂啓與有

甘誓言事見夏書扈國今鄂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

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師古曰戢斂也而猶立司馬之

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

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斂財也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

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

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

食證反其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祗陳留人謂舉田為祗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

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李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隄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鳥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

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

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

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

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

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

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車

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師古曰

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未反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師古曰長

也講和習也類反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羣牧

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嬗

師古曰嬗即墮字  
隨毀也音火規反

至齊桓公任用管仲

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

師古曰伯  
讀曰霸

管仲曰

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

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

曰寓寄也寄於內  
政而修軍令也

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郊連其

什伍

師古曰五人為  
伍二伍為什

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

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

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師古曰  
攘卻也

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  
言大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

齊桓既没晉文接之亦先定其

民作被廬之法

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  
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總



帥諸侯迭為盟主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

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

寢以陵夷

師古曰寢漸也陵夷積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

至魯曾成公作丘

甲

師古曰丘十六井也上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使丘出甸賦違掌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今作之議不正也哀公用田賦

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

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

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

動百姓罷敝

師古曰亟屢也音立吏反罷讀曰疲

無伏節死難之誼

孔子傷焉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

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

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

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

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

臆師古曰臆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

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

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亦迭也齊

前漢刑法志三  
愍以技擊彊

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魏惠以武

卒奮田

師古曰奮奮盛起

秦昭以銳士勝

師古曰銳銳勇利

世方爭於功利

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

師古曰孫卿楚

人也姓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作孫

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

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諧和上

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

下所印

師古曰印讀曰仰

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

目何可當也

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下旦反

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

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

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

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

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

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言以仁誼綏民者無

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

敵肥則媮可用也

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

事鉅敵堅則渙然離

矣

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

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甲

服度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踵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

立音之欲反髀音性誼即脛字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冠胄帶劔贏三日之糧

師古曰不讀曰箇箇杖也胄兜鍪也冠胄帶劔者著兜鍪而又帶劔也贏

謂擔負也音盈

日中而趨百里

師古曰中一日之中

中試則復其戶利

其田宅

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如此

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

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

也隘險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劫之以執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隘藏隱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

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也是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

日和串習也音女救反道讀曰道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

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

隸五家是為相君長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

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鬻音育未有安

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

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

蘇林曰總音慎而無禮則慈之惠鯁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轉也師古曰鯁

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

至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

節制矣

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也

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

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

之銳士

師古曰直亦當也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

不陳

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

依古不從統俗也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

夫舜修百僚各繇作士

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也

命以蠻夷猾

夏寇賊茲軌

師古曰虞書言舜典舜命各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為茲在內為軌

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

誓眾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也所謂善陳不戰者

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大子

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存亡繼絕功

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

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父

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

是其賢也師古曰言無相與從之或特走赴秦號哭

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

以救秦乞師也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既王于所

楚也遠射之子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昭王返國

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

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

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

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

窮武

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

焱起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

斯

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

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

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至於末世苟

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

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

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

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



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擘英雄以誅秦

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

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置材

官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

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

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

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刑罰不

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

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

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

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

昔周

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

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到反詰謹

也以刑治之今謹救也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

師古曰新開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

二曰

刑平邦用中典

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

三曰刑亂邦用

重典

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

五刑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

平邦用中典者也

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

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劓

凡殺人者踣諸市

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妨

反墨者使守門

師古曰黥面之

劓者使守關

師古曰以其貌毀故遠之

宮者使守內

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

刑者使守圜

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

完

者使守積

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

其奴男子入

于罪隸

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

女子入春槁

孟康曰主暴燥春之也韋昭曰春春人槁槁人也給

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口老反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

為奴

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以上司厲所職也

周道既衰穆

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師古曰穆王昭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

王眊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

墨罰之屬

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髡罰去膝頭骨大辟死刑也髡音頻忍反五刑之屬三千

師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甚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

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師古曰寢漸也子

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嚮

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遺其書以非之嚮音許兩反昔先王議事以制

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虐美舜則象以典刑沫宥五刑

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誥邦國非不豫設但弗宜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

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

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

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師古曰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懷之以行晉灼曰懷古諫字也師古曰懷謂獎也又音所項反教之以務師古曰時所急

使之以和師古曰悅以使人也臨之以敬莅之以彊師古曰莅謂監視也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

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徵

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

夏躬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日治也詩曰儀式

刑文王之德曰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

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

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

豐貨賂並行師古曰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

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

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孟氏使陽膚為士

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以居此職也亦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

對辭言萌俗饒離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故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喜也陵夷至於戰國韓

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

三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

日鑊以鬻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

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干高反書斷獄

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曰以百二

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

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北民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四

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禦禦止也於

是相國蕭何據撫秦法師古曰據撫謂收拾也據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取其

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

蠱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蠱音呼各反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師古

從氏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刃反

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脩立默勸趣農桑減

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



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

之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者畜積歲

增戶口寢息師古曰畜讀曰蓄寢益也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

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

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

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師古曰逮及也辭之繫長安

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

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

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

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亡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妾願没入為官婢以

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

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

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

不純而愚民陷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

母

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今人有過教未施

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師古曰息

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

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

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

具為令

師古曰使更為條制

丞相張

倉御史大夫馮勸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

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刑者終

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

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

城旦春

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

也

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

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

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笞

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古足者以

其臯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

自盜者也殺入害重受賕盜物贓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

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

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

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隸臣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

妾滿三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

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銅者完為城旦春歲

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

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

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

元年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

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

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

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

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樂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

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

節當咎者咎

如淳曰然則先時咎背也師古曰督音徒門反

毋得更人

師古曰謂

行咎者不更易人也

畢一罪乃更人自是咎者得全然酷吏猶

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

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女妰軌不

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

緩深故

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

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

則急誅之亦言尚酷

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

師古曰寢漸也

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

八十二事死罪汶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

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賄是以郡國

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

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

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

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温舒傳上深愍焉迺

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不德也夫

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

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罪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

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使獄爭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謂

窮獄也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

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

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

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

賈誼傳亦云受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

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

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

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

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



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

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賈王升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詵是也宣帝未及修正

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

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

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

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

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

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

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

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

自明習者不知所

由師古曰由從也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

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

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

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虐書舜典之辭恤

夏憂也言當夏憂刑也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

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已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肅王

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詰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為美傷今不

能然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也

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事輕

小之甚塞猶當者也

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

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師古曰塞謂不通也

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

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疎闊

吞舟謂大魚也

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

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

市

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

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

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

三族罪杖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

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也今犯法者已論而

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

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

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收之之道

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音丘角反且夫

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道以善道守之也既不能道又

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

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

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

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

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是風俗移

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

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也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

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誣而有罪則殺之

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

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

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

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

曰有道師古曰有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

勤師古曰謂盡悴事國者也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自五聽以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

三刺一曰訊羣臣再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

音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也

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也遺忘也

已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已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蠢音丑江反凡囚上罪梏

拳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

以待敝師古曰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敝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

敝音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

使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使自今已來

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

罪名當報

師古曰當謂處斷也

所不能使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

報之廷尉所不能使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

聞

師古曰傳讀曰附

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

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

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

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

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

曰解並在景紀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

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

人所哀憐也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

下及孕者未乳

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

師朱儒

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

者當鞠馭者頌馭系之

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

至孝宣元康

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

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于文法執于囹圄不

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

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

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

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

而便民者也

師古曰近音其斬反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

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可爲惡去殺不行殺戮也

言聖王承衰撥亂

而起被民以德教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變化之必世然以後

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

殺矣

師古曰論語補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

室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

餘載

師古曰今謂撰志時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

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

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而

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李奇曰刑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爲千口三人刑

古人

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

師古曰鄉讀曰

嚮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

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

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

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

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禮也音扶元反

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茲不

輒得獄豈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豈巨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去宜

岸宜獄瓚書云伯夷降典慈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

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

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

窮斯濫溢真家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橐囊無底曰橐言

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串習也寢漸也狃音汝救反

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聽訟所以為

未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

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南棺者

欲歲之疫師古曰鬻南賣也疫癘病也鬻南音育疫音役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

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

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

無威福之臣邑無豪華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

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九然而未能稱比

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

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

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

純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綠也衣不加綠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為治古

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

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

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

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

也師古曰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

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

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

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德

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

矣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

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

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

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輕重各隨其時所謂各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

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各縣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非獲緒

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

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

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

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駉突

子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鞶重曰灼曰鞶古羈字也如淳子曰駉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

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

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死者

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

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師古曰佚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

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

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

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

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

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

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

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纂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

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

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

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

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

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二順稽古之制

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

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三言為政而宜

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

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三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衆庶咸賴之也

# 刑法志第三





食貨志第四上

班固

漢書三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辰殖嘉穀可食之

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

貨謂布帛可衣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及金刀龜貝

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善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貝者

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

之世斲木為耜燠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

食足

師古曰斲斫也燠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耨耒端所以施金也轉耘田也耨音似燠音入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播反

曰

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而貨通

師古曰自斲木為耨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

食足貨通然後國實

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李奇曰器幣有

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

堯命四子以勸授民時

師古曰四子謂義仲

義叔和仲和叔也

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

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

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見虞書舜典

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師古曰九州謂

輿沈青徐楊荆豫梁雍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

應劭曰棊竹器也所

以盛方曰篚隋曰棊師古曰棊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歌篚織文之類是也情園而長也情音他果反

楛遷有無

萬國作乂

師古曰楛與莪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文足則萬國皆治

殷周之盛詩

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

師古曰下繫之辭

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

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

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

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

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

商師古曰鬻賣也鬻音七六反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

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教謂逸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

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

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

古畝字也

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

為廬舍

師古曰廬田中屋也  
春夏居之秋冬即去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

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

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

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

處

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

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士工商家受田五

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

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晉灼曰淳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也

各以肥磽

多少為差

師古曰磽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

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

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入也工商衡虞雖不

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

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

役

師古曰徒衆也共讀曰供

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

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

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

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

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

田

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

至

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

還廬樹桑

師古曰還繞也

菜茹

有畦瓜瓠果菰

應劭曰本實曰果草實曰菰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菰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菰也師

占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菰音來果反

殖於疆易

張晏曰至此易王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

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

雞豚狗彘毋失其時

師古曰彘即豕

女修蠶

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墜曰廬

邑曰里

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

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

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

鄉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

而視化焉

師古曰視讀為示也

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

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師古曰此詩

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軒反又

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

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蓋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蓋音拱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

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

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

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

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



所以省費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省費祭火省祭火之費也

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

言其傷

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

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

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

書計之事

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始知

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

庭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

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

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

李奇曰造成也

行同能偶則別之以

射

師古曰以射試之

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師古

曰謂各趣農晦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

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也

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故曰王者不窺牖

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

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勸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勸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故民皆

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陰陽和

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也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

先雨公田乃及私也也讀曰蓄其

同下並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

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王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三年乃得成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

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

七歲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師古曰

由同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謂貪穢也繇

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繇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

故魯宣公初稅畷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復畷復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

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二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

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

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

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

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

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

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其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土工

也商其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其貴與

其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

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

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

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

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

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

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

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

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其貴者也是故善

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爲糴三舍一也中

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爲糴二而舍一也下孰

自信餘百石張晏曰自信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

則收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畷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

中飢七十石

張晏

曰收二分之一

大飢三十石

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

故大飢則上糴

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

平則止

師古曰賈讀曰價

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

李奇曰官以斂減出糴也

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

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

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

君壞井田開仟伯

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自反

急耕戰之

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

王制遂滅僭堯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

師古曰鉅大也大萬

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

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

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

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

發之未及取右而秦止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男子

力耕不足糧饑師古曰饑古餉字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

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

贍給也其下並同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潰漢興接秦

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

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

蘇林曰無物可蓋臧

自天子不能具醇駟

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醜色之駟謂四馬雜色也

而將相或乘牛車

師古曰以牛駕車也

上於是

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

師古曰纒取足

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

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

經費

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漕轉關東粟以給中

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孝惠高后之間

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

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

師古曰莞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



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熾與織同

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

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良米粟者又甚眾殘謂傷害也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縻天下財產何

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

音鉅公私之積猶可哀師古曰哀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

衣反

狼顧

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歲惡

不入請賣爵子

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

既聞耳矣

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

安有

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師古曰阡危欲墜之意也音閻又音丁念反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

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敷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

禹

湯被之矣

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

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

國胡以相恤

師古曰胡可也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

國胡以餽之

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

師古曰屈音其

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師古曰衡橫也

罷夫羸老易子斲

其骨

師古曰罷讀曰疲斲斲也音五巧反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

並舉而爭起矣

師古曰疑讀曰擬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

迺駭而圖之豈

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歐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師古曰言比日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

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

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

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飲衣音於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

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孟康

曰肉腐為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瘠也貧乞之釋九跡侮焉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

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

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

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

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

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

待輕暖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靡麗也暖音乃短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曰旨美也

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冉良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  
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  
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  
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收之趨利如  
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周徧而游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  
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

與疆弱之中也

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

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

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

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

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

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暑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

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

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

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

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亡者取

倍稱之息

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

於是有賣田宅

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坐列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

操其奇贏日游

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益取來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

乘上之急所賣

必倍

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

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

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

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絲曳縞

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

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

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

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

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如淳曰復三卒之筭錢也或曰除三

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

故為復卒

師古曰為音于為反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

應劭曰仞五尺

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解之一尋也

湯池百步

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甚帶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

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

一人耳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

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

師古曰擅專也

粟者民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

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

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

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

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

塞下拜西財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

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

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

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也時有軍役若

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

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

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

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及徒復作

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房始造苑馬以廣

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

司以曲辰為務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

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

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

也舊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仔

伯之間成羣

師古曰謂田中之什伯也

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牝不必以其踶齧也踶踶也音大奚反

守

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

也居官者以為姓號

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

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

師古曰重難也

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

於

是罔跡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

武斷於鄉曲

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

宗室有土公卿大

夫以下爭於奢侈

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室廬重服僭上

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

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

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

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

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

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也使民不過三

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

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至

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

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錘之地又顓川澤

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顓與專同管主也其荒淫越制踰侈以相

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

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

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如淳曰秦賣鹽

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

民之田見稅什五

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黎家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卒田

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貧

暴之吏刑戮妄加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

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

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師古曰卒讀曰粹近音其靳反

限

民名田以澹言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

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

婢也

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

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

師古曰耗音呼到反

武帝

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韋昭曰沛縣也師古曰

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

師古曰圳龍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

歲

代處故曰代田

師古曰代易也

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

為耦

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圳長終晦一晦三圳一

夫三百圳而播種於圳中

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

苗生菜以

上稍耨隴草

師古曰耨鉏也

因墮其土以附苗根

師古曰墮謂下之也音積

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擬擬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盛貌芸音五享音子擬

擬音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

盛暑隴盡而根深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能風與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也

故擬

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

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

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

縵田晦一斛以上

師古曰縵田謂不為剛者也縵音莫幹反

善善者倍之

師古曰善為剛

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也

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蘇林曰太常王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

大農

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



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哭學耕種養苗狀蘇林

曰為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

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

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

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

田其宮墻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綠河墻地朝垣墻

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闕而無事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

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

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今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

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

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

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

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穀至石五錢農人

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

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

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太子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

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

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

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

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

遂白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民便之

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

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

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

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

假田官常平倉可罷

孟康曰北假地名也

毋與民爭利上從其

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

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

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

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

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

災

師古曰比頻也

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

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

師古

曰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

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

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今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些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

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

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天子下其議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

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

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

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

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

皆不便也

師古曰丁傳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

詔書且須後

師古曰須待也遂寢

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

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

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

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

有之其心意未滿

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

陋小漢家制度以為

疏闊

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疎闊而更之令陋小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

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

師古曰鉤音鉅子反町音大鼎反

莽乃遣使

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

遂興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

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

淮而至北邊如得曰負背也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

擾矣又動欲募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

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

更賦罷瘞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等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畝

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

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

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

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

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誓誓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誓誓誓眾口愁聲也

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音

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

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

歲穀賈翔貴晉均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

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

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

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

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餽木之屬也如師古曰說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



煩擾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

廩之吏盜其廩

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

飢死者什七八

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子遭陽九之阨百六之

會

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

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

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子甚悼之害氣將究矣

師古

曰究竟盡也

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 食化負志第四上

食化員志卷第四下

班固

漢書二十四

圓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躬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

為周立九府圜法

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

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以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

方

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

輕重以銖

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

布帛廣二尺

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

如傳曰名錢為

刀者以其利於民也

流於泉

如傳曰流於泉也

布於布

如傳曰布於民間

束於帛

李

曰束

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

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令有緩急故

物有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

人君不理則畜賈

游於市

師古曰畜讀曰蓄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

矣

師古曰給足也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

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

曰委積也

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臧也

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

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

人君散之以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羅之重之時官為散也

凡輕重斂散之以

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縱千萬

李奇曰縱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

繩錢貫管子千室之邑必

有千鍾之臧臧縱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

奉謂

事未耜器械種饌糧食必有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饌字與餉同

謂餉田之具也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

本作勢蓋通用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

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

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灾

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且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

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

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其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

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費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發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

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未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

若不堪重

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

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

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

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之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

塞川原為潢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竭亡日

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

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

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

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兼天下弊為二等黃金以溢為

名上幣

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

金為上而錢為下也

銅錢質如周錢

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

文曰半兩

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

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

用更令民鑄莢錢

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

黃金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

以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

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費而出賣故使物其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

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

米至石萬錢馬

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

車重稅租以困辱之

師古曰欲令務農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

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師古曰弛解也

然而并子孫亦不得為

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

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師古曰恣其私鑄

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

為它巧者其罪黥

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然鑄錢之情非殺

雜為巧則不可得贏

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久

而殺

之甚微為利甚厚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茲不

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茲今令細民人操造幣

之執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

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茲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師古曰報論

迺者民人抵

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

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

以陷獸也積多也併音才性反曩林示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

委積於下師古曰蘇說見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

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今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

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目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合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

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

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法錢不立師古曰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也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依

法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錢也



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其

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

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治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槌也師古

曰鎔音容女奴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

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黠愿

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

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

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

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

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濬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

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六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

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

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

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巨御輕

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巨術斂之重則巨術散之貨物

必平四矣巨作兵器巨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賤

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鋦鑄金入十二是也巨臨萬貨巨調盈虛巨

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富實而未民

困六矣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巨與匈奴逐爭其民

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

其人也棄財者可  
并之財逐競也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

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

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

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即位

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

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疲也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

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

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

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敝以巧法師古曰抗誑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

音五財賂衰耗而不瘡師古曰耗減也瘡足也入物者補官出

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

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

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師古曰

卒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師古曰

棘曰魏亦饋字饋古餉字也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棘今棘道縣也

棘巨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棘屬犍為晉灼曰棘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棘今棘道縣也

輯與集同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

之悉巴蜀租賦不足呂更之李哥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

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

公卿表大司農屬蜀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

曰疑讀曰儼儼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轉

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

萬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

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

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

擊胡

師古曰比歲頻歲也

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

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

足以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

有司請令民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

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

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

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

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皆至樂卿

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者得

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

巨顯軍功軍功

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

端則官職耗廢

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

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與半劫為故縱

官有所作廢格沮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昏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

其

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

師古曰蹤跡顯見也

而公卿

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

而法令察

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

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良不重

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

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眾

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

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

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

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

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音安二系反穿汾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

渭漕回遠斲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繞也音胡內反而

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



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天子為伐胡故盛

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飲卒掌者

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鈞反而胡降者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

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

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灾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

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

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比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

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

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

役貧孟康曰滯停也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邑服虔曰居穀於

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賣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封君皆師古曰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未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

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王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音丁奚反

冶鑄鹽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

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澹用師古

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

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

改也

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

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

賤也物益少而賤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

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

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

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

鉛以更換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鉛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錢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鉛音浴瓚說見也

益輕薄而物賈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績師古曰績績也繪五綵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

錫白金

如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

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

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

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

五百

晉灼曰以半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

三曰復小掬之其文龜

直三百

師古曰掬圍而長也音佗果反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

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

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師古曰二人也姓東

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

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賢幸咸陽齊之

大礪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

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

師古曰不用籌筭

年十

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

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五大

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

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

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適責罰也以其久為茲利其明年

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

十餘萬匹轉漕車申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

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

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

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幣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

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鬲鹽官與

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觀手牢如傳曰牢廩食也古者浮名廩為牢盆鬲鬲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具也鬲鬲古者莫字也

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以致富羨

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

鑄鐵器鬲鬲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

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

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

曰王鬲鬲鑄及出納之與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

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

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

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

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異時筭輶車賈人之緡皆錢有差小師古

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中反請筭如故諸賈人未作貴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貴賒也貸假與也貴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

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贖反率緡錢二千而筭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諸

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

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筭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邊騎士而

有輶車皆令出一  
筭比音必寐反

二商賈人輶車二筭

如傳曰商賈人有輶車船又使多出一筭重其賦

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戎邊一歲沒入

緡錢

師古曰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

賈人

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

以

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

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

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

師古曰風初讀曰諷

初

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

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九卿而

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即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遷補

高官即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

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

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

計慮也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

等分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

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

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

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而大農

顏異誅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

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

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

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湯奏當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論死自

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

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

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

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反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一當五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賦官用非赤反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反白金稍賤民

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

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反錢賤民巧法用之

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

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

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具工大姦迺盜為

之師古曰其術揚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今揚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揚

師古曰其術

如淳曰告緡今揚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揚

可據令而發動之  
故天下皆被告

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

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緝之罪其獄少有反者  
蘇林曰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

迺分遣御史廷

尉正監分曹

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  
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

往往即治郡

國緡錢

師古曰就其  
所在而治也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

業

師古曰媮  
苟且也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

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

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

孟康曰水戰相逐也

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環繞也

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織加其上

師古曰織讀曰熾音昌志反

甚壯於是天子感

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農官往

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師古曰即就也此謂比者所没入也

其没入奴

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

曰水衡少府大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負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

徒奴婢眾而

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所

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

齊民

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

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一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

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

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華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率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

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

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

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留而處也使者冠蓋

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

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

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

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璣曰既無亭候又

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

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

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

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

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

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

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

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師古曰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

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

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

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

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

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

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



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

曰謂作鐵器民患若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

賈貴

師古曰鹽鐵並賈也賈讀曰價或

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

船筭事上不說

師古曰說音悅

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

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

鬱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

且

以其故俗治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

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弟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

傳音張戀反  
被音皮義反

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

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師古曰間  
虛隔一歲

費仰大農大農以

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

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

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

大農盡代僅幹天下

鹽鐵師古曰  
代孔僅

弘羊以諸官各自

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

師古曰儻顧也  
言所輸賦物不足償  
其餘顧庸之費也  
儻音子就反

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

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哭器

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

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大山

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

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

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

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

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

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也音普庚反

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

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比輸官毋與天下爭利

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難議者之

也言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

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

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  
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  
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  
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  
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  
刀直五千

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  
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負不長二寸也

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  
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

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  
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

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

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

錢而更作金銀龜目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

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

一十師古曰么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

大錢五十是為錢皆吳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

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六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

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寺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

二品元龜岨舟長口八二寸孟康曰舟龜甲緣也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

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

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

寸以上直三百爲少一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  
爲小貝十朋是爲盈鬻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  
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  
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  
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  
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  
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  
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  
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  
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



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曰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

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

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子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連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

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

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

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

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

亦名龜為楚邪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

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

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魍

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

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

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

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

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

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

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

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

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

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其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廛之田而

貨萬錢者一暮之月出  
息五百貸音土戴反  
樂語有五均  
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

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  
傳記各

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

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

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

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

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

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  
如淳曰登進也龜有

靈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師古曰各以其所

於司市錢府也占音  
之漸反其下並同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

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

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

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

出布者穴作縣官衣食之

師古曰穴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飢

諸取

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

桑煖蟲織紅紡績補縫

師古曰機纒曰紅音人禁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

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如淳曰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之客

也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

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

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

時中月實定所掌

師古曰中讀曰仲

爲物上中下之賈

師古曰賈讀曰

價其下並同

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

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離者

師古曰離讀曰售下亦類此也

均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母令折錢

師古曰折音上

列反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

師古曰印物價起音

五剛反亦讀曰印也

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

師古曰貴既為印賤

則為氏音丁奚反

以防貴庾者

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

民欲祭祀喪紀

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師古曰但空也徒也

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

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

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

過歲什一

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義和魯庄言名

山大澤晒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

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

曰無酒酤我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

而論語

曰酤酒不食

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在齊之時也

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

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

師古曰旨美也

御進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

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巨瓚曰盧酒流也

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銀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誰破盧及嬰盧亦謂所居顯告死之處耳

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

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

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

七入官其三及醋截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

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

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苗姓偉等如淳曰姓姓名偉也乘傳

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

詔曰夫鹽食肴之將

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

酒百藥之長

嘉會之好鐵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

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

鐵布銅

治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

家作

師古曰家謂家家自作也

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

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

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

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

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

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

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

廣八分



其園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

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

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

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

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

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

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

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

寐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

反

人相坐皆没入郡國檻車鐵瑣傳送長安鍾官師古

曰鍾官主鑄錢者

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

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服虔曰豬

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

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

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

吏盡復以與民

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

民揺手觸禁

不得耕桑繇役煩劇

師古曰繇讀曰徭也

而枯旱蝗蟲相因又

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

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

莽禁侵刻小民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

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

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

浸淫日廣

師古曰浸淫猶漸深也它皆類此

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

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

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

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

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賫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

平施

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

書云楙遷有

無

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法以相通也

周有泉府

之官

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而貨之不離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

而孟子亦非狗

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

豐孰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

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鄭氏曰莩音莩有梅之葉

芟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粟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亦同

故管氏之輕

重

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

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

有從徠

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師古曰顧思念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

師古曰乂治也

及孝武時國用饒給

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

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 食貨志下第四